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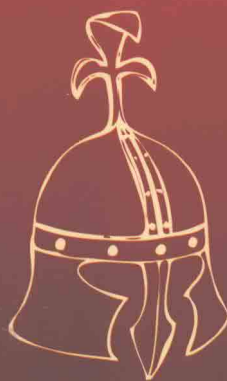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Krzyżacy II

十字军骑士

—— [波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 著 王人敏 / 译 ——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Krzyżacy II

十字军骑士

—— [波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 著 王人敏 / 译 ——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军骑士. 下/ (波) 显克微支 (Sienkiewicz, H.) 著; 王人敏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综合卷. 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9-5

I. 十… II. ①显…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 I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4995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十字军骑士 (下)

作 者 (波) 显克微支
译 者 王人敏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h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9-5/I·2241
定 价 57.60元 (上下册)

目 录

第五部

第四章	347
第五章	354

第六部

第一章	376
第二章	388
第三章	400
第四章	408
第五章	436
第六章	440
第七章	443

第七部

第一章	446
第二章	453
第三章	456

第四章	461
第五章	469
第六章	474
第七章	481
第八章	486
第九章	493

第八部

第一章	501
第二章	512
第三章	522
第四章	529
第五章	536

第九部

第一章	541
第二章	544
第三章	550
第四章	560
第五章	569
第六章	576
第七章	584
第八章	592
第九章	596
第十章	599

第十部

第一章	601
第二章	605
第三章	608
第四章	613
第五章	618
第六章	624
第七章	627
第八章	631
第九章	634
第十章	637

尾声

第一章	642
第二章	650
第三章	661
第四章	664
第五章	681

第五部

第四章

大家很少留意这两名侍从，但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和仆役一眼就看出赫拉瓦占多大优势。那个日耳曼人拿着很沉的斧子，那面盾又十分笨重。盾下面露出的双腿修长，但远远比不上这个波西米亚人那双粗壮而束紧的腿来得又快又狠。

并且赫拉瓦气势汹汹地逼上来，使冯·克里斯特几乎从一开始就只好连连后退。大伙儿立即看出了这种局面：眼看着一方马上要如风暴一般攻击对方，如闪电一般猛袭，对方知道自己死到临头，看情况不得不连连招架，尽量拖延那个恐怖时刻的来临。

确实不出所料。那个一向只在万般无奈时才和别人决斗的吹牛大王，这时终于意识到，这个可怕的巨人般的对手，他早就应该避而远之，实在不应该轻易说出那些恬不知耻的话来和人家决斗；他此刻才意识到，对方的任何一下都可以把一头牛劈死，他彻底失去了勇气。他甚至忘了只是抵挡这些砍打是不行的，还应该回击。他看见那柄斧头如闪电一般从他头上掠过，每闪一次他都以为是致命的最后一击。他举起盾牌，不禁吓得一次次地闭上双眼，怕这双眼睛一闭上不知道还能不能睁开。他自己几乎没主动出击，并且对砍伤对方不抱丝毫希望，只是将盾牌一次比一次举得高，挡着头顶，保护头部。

最后，他疲惫无力了，但那个波西米亚人的砍击却越来越凶猛。就像一株高大的松树，在农夫的砍击下掉下一块块大碎片一样，这个波西米亚人也把那个日耳曼侍从的甲冑砍击得纷纷剥落。盾的上半部边沿被砍弯了，劈碎了，右肩上的铠甲和被砍下来的血淋淋的皮带一块儿掉在地上。冯·克里斯特毛发直立——他十分害怕，又竭力在波西米亚人盾上砍了一两下；终于，他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对手惊人的力气，认为只有来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也许能够挽救自己，于是他忽然竭尽全力，带着浑身甲冑的重量一起扑向赫拉瓦的双腿。双方一起跌倒在地，都希望打败对方，在雪地里滚动着，挣扎着。可是很快，波西米亚人便把对手压在下边了，他只用了一会儿，就控制住了冯·克里斯特临死前的挣扎；终于，他把膝盖压在他腹部的铁甲上，从腰带后边拿出一柄短小的三刃米瑟里柯尔地亚。

“饶命！”冯·克里斯特气喘吁吁地用微弱的声音说，一边抬眼盯着波西米亚人的眼睛。

但波西米亚人没有回答，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到他身上，这样可以够着他的脖子，一剑下去，割断了那条系在下巴底下的头盔皮带，在这个可怜人的喉部一连刺了两刀，刀刃一直插入胸口中间。

冯·克里斯特的眼睛立即在眼窝中凹了下去，双手和双脚在雪地里挣扎，好像在扑打雪地上的灰一样，片刻之后，便僵直地躺在那里不动了，只有那猩红的、布满泡沫的嘴唇仍在喘息，整个身体躺在了血泊中。

波西米亚人站起身，将米瑟里柯尔地亚在日耳曼人的衣服上擦了一下，接着拿起斧子，身体靠在斧柄上，专注地看着他的主人与罗特捷尔法师那场更吃力、更顽强的决斗。

西方的骑士们早就习惯了过舒服而奢靡的生活，而小波兰、大波兰甚至马佐夫舍的贵族们，却仍然过着严格的、艰苦的日子，所以就连外国人与敌人都不得不敬佩他们的膂力与那种经得住长期或者短期所有困难的精神。此刻再次得到了证明：兹比什科的力气比条顿人大，就像他的扈从比冯·克里斯特的力气大一样，尽管大家也发现这个年轻人在骑士素养方面不如他的对手。

说起来，兹比什科还算幸运，由于他用的是斧子决斗，这种武器和击剑不同。假如用长剑或短剑决斗，那就要有点儿砍、刺与击挡的技巧，而这个日耳曼人就会占上风。话尽管这么说，兹比什科与观众们，都从罗特捷尔的一行一动和用盾牌的技术上看出这是个有一定的经验而不能轻视的对手，很明显不是初次进行这种决斗。每次兹比什科用斧子砍来，罗特捷尔都用盾抵挡，而当兹比什科的斧子用力砍到盾牌上时，他又轻巧地往后一缩盾牌，这么一来，即便是最凶狠的一击，也没用了；既无法劈开、也无法砸碎盾牌光亮的表面。罗特捷尔时退时进，动作从容而又快得让人看不清。

公爵为兹比什科感到十分担心，观众都面色忧郁，他们认为这个日耳曼人是在有意捉弄他的对手。一次，兹比什科一斧子劈来，他甚至不拿盾牌去挡，而是闪到一边，让他扑了个空。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由于兹比什科可能会为此而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那他就难以逃脱死亡之厄运。站在冯·克里斯特尸体一边的波西米亚人，见此情景，也替他的主人担心了，他心想：“上帝啊！要是我的主人倒下去，我肯定会将我这把斧子的弯钩戳到这个日耳曼人的肩胛骨中，让他命丧黄泉。”

但是，兹比什科没倒下，由于他的双腿十分强壮，又很能跨得开，因此即便在他全身转动时，也能撑住整个身体的重量。

罗特捷尔立即发现了这一点，然而观众却误以为他小瞧了敌人。相反，在开始的几次劈砍中，虽然他可以很巧妙地把盾牌缩回来，可是他的手抓盾牌抓得都要僵住了，因而发现这个年轻人很难对付，假如不施用巧计打倒他，这场决斗一定会拖延下去，那样就很危险了。他只希望兹比什科扑个空，摔倒在雪地里，但他偏偏失望了，于是立即感到心慌意乱。他从钢脸甲后边看见他的对手用力屏气的鼻子和嘴，有时候还看到他明亮的眼睛，于是他自言自语，既然这个年轻人怒发冲冠，一定会奋不顾身，失去理智，一味发疯般地劈砍，而不知自卫。但他又想错了。兹比什科当然不知怎么转身躲开劈砍，但还记得自己的盾牌，所以在他抬起斧子时，绝不毫无意义地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出来。显而易见，他的精力加倍集中；看到对手经验丰富、技艺娴熟，他不仅不轻率行事，

反倒集中精力，越发小心；他的一砍一击，都经过了思考，当你在气愤中保持镇静时，才可以取胜，暴躁不管用。

罗特捷尔是战场上的老将，经历过数次战争与决斗，他从经验中发现，某些人如猛禽一般，得天独厚，天生会打仗，具有一般人需要经过几年的训练后才会有的本事。而且他也发现，如今他正在和这样一个人交手。他一和这个年轻人交手，便知道这个年轻人全身充满了雄鹰的猛劲儿，将对手看成了他的口中之食，一心想把他抓住。尽管他自己强健有力，但也发现仍然不如兹比什科；假如还没等他做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攻击便筋疲力尽了，那么和这个尽管没有经验、但又不能小瞧的年轻人的决斗，自己一定会送命。他经过冥思苦想，打算尽可能地少用力气，用盾牌保护自己的身体，进退都不要太猛，而是要集中起浑身的力量，准备做一次决定性的攻击，他一心等待着这个机会。

这场骇人的决斗持续的时间比平时长。回廊中被一片死寂笼罩着。只听到斧尖或斧刃砍到盾牌上发出的叮噹声，或者是扑空的劈砍声。对公爵与公爵夫人、骑士与宫廷侍从们而言，这种场面毫不希奇，但有一种恐惧感如铁钳一般紧紧地箝住人们的心。谁都知道，在这次决斗中，决斗双方都绝对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力气、技艺与胆量，其中包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愤怒、绝望和无法控制的不共戴天之仇。一方是为了无尽的冤屈，为了爱情与无限忧愁，另一方是为了整个骑士团的名誉与仇恨，双方就在这个决斗场地里听候上帝的裁判。

严冬微弱的曙光越来越亮，灰濛濛的浓雾散去，阳光洒在十字军骑士那浅蓝色的胸甲上，也洒在兹比什科那米兰制的银色甲冑上。小教堂中传来晨祷的钟声，成群的穴鸟一听见钟声就又从城堡的房顶上飞起来，拍打翅膀尖叫着，好像为看见雪地里的血迹与僵硬的尸体而高兴。罗特捷尔一面作战，一面不时地瞟一眼那具死尸，忽然感到很孤单。看着他的全是敌人的眼睛，而女人们的祈祷、希望与默默的祈求全是给兹比什科的。虽然他相信那个侍从不会从后边攻击他，也不会背信弃义地来劈他，可是面前这个骇人的身体靠他这么近，让他不禁心惊肉跳，犹如人们看见没被关到栅栏里的狼、熊或野牛。他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尤其是看见那个波西米亚人为了看到战斗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

走来走去，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一直紧紧地跟着他们决斗双方——有时还垂下头，凶巴巴地从铁头盔的脸甲后面看着他，有时又仿佛不由自主地轻轻拿起他血腥的斧子，这些让他见了确实感到恐惧。

终于，这个十字军骑士疲惫了。他一下又一下，接连砍了两下，急促而可怕，直向兹比什科的右臂砍来，但是都被盾牌狠狠地挡了回去，使罗特捷尔手中的斧子突然一震，只好猛地向后退，以免滑倒；从这时起，他便连连后退。最后，他不但没有了力气，连那点儿镇静与耐心都彻底消失了。观众看见他步步后退，不由得从内心中发出一阵得意洋洋的欢呼声，让他听了气愤而绝望。斧子砍得愈来愈频。双方的眉梢都冒出了汗珠，不断从紧闭的牙缝里透出喘息声。观众再也无法安静了，随时都听到男人或女人的叫喊声：“劈啊！砍他！……上帝做主！上帝惩罚！上帝保佑！”

公爵挥了几次手，让人们保持安静，可是他无法阻止人们！吵闹声越来越大，回廊中孩子们在哭喊，最后，在公爵夫人身边，一个年轻的女人哭着大声说道：

“为达努霞报仇，兹比什科！为达努霞报仇！”

兹比什科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纯粹是为了达努霞。他知道他们劫持达努霞的时候，这个条顿人也参与过，此刻他和他决斗，目的就是为她报仇。但因为年轻贪战，因此在决斗中他只想到战斗。然而这突然的叫喊声让他立刻记起了达努霞的失踪与她所遭到的不幸。爱情、悲伤与报仇的心理让他周身血液沸腾。一阵痛楚忽然袭上他心头，于是全副心思都投入了激烈的决斗中。那个条顿人无法抵挡、再也无法摆脱那一下接一下雷击般的可怕的砍杀了。兹比什科用出非凡的力气将自己的盾牌向他的盾牌用力推去，那个日耳曼人的肩膀忽然发僵，软弱地垂了下去……罗特捷尔害怕地弯下腰向后退，但就在这时，他眼前再次掠过那斧子的寒光，斧口如霹雳般砍在他的右肩上。

观众只听见一声凄惨的嚎叫：“耶稣！”——随后，罗特捷尔又向后打了个趔趄，扑通一声仰面摔倒在地。回廊中立即传来一阵喧哗和嗡嗡声，好像是蜂场上的蜜蜂被太阳晒热了，躁动起来，一群群地从窝里飞出来。骑士们纷纷跑

下阶梯，仆役们翻过雪墙，争抢着去瞧那具死尸。四处传来欢呼声：“这是上帝的裁判……尤兰德后继有人了！光荣归于他，感谢上天！这才是使斧的英雄！”其他人又叫道：“看，多么厉害！连尤兰德本人都不可能砍得比这更好。”一些好奇的人围在罗特捷尔尸体四周，他躺在那儿，面色惨白，嘴张得很大，一条鲜血淋漓的胳膊很吓人地从颈部一直劈到腋窝，藕断丝连地挂在那里。

所以大家又说：“刚才他还那么神气，自以为是，大摇大摆，但此刻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了。”说着，有的人就开始称赞他的身材，由于他在决斗场上占了相当大的一块地方，死后看起来甚至比活着时更胖了；有的则称赞他那被雪光映得色彩绚烂的孔雀毛帽饰；还有的人在称赞他那昂贵的甲冑。但波西米亚人赫拉瓦和兹比什科的两名仆役此时走上前来，要剥死人身上的盔甲了，所以好奇的人们就把兹比什科围了起来，夸赞他，吹捧他，由于他们认为他的名声会为整个马祖尔及波兰骑士界增光添彩。此时有人把他的盾牌和斧子接了过去，好为他减负，接着莫卡希夫的穆罗科塔解开这位年轻的骑士头盔，把一顶深红色的布帽戴在了他那汗淋淋的头上。

兹比什科站在那儿，如同泥塑木雕一般，艰难地喘息着，眼中的怒火尚未消尽，脸上露出筋疲力尽与成功后的惨白，浑身因为激动与疲惫而轻轻地发颤。人们拉着他的手，带他去见公爵与公爵夫人，他们正在一个温暖的屋子里的火炉边等他。兹比什科跪到他们跟前，等到维什翁涅克神甫为他祝福并为两个死者的灵魂祈祷了永恒的安息以后，公爵便搂住年轻的骑士说：

“全能的上帝在你们俩之间做出裁判，而且为你的手做出指导，为此一定要赞美上帝。阿门！”

因此，他转向德·洛什骑士与其他人说：

“我请您，外国的骑士，以及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做我亲眼所见之事的见证人，他们是按照法律与习惯决斗的。就像‘上帝的裁判’在每一个地方执行的情况一样，这场决斗也符合骑士的方式，并且是态度虔诚地进行的。”

马佐夫舍的战士们都齐声表示赞成；当把公爵的话译给德·洛什听时，德·洛什也站起来宣布，他不但要证明这些事做得都符合骑士与虔诚的规矩，并且以

后在马尔堡或所有别的公爵的朝廷中有人胆敢对此事表示怀疑，那么他德·洛什肯定立即向那个人挑战，在擂台决斗，无论步战还是骑马，无论他是一般的骑士，还是个巨人，甚至是个非凡的懂魔法的神汉。

此刻，安娜·达努塔公爵夫人在兹比什科拥抱她的双腿时，俯下身子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开心？快快乐乐地感谢上帝吧，既然现在他仁慈地满足了你的愿望，那以后他也不会抛弃你，肯定会指引你走向幸福。”

可是，兹比什科回答说：

“我怎么能开心呢，仁慈的夫人？上帝保佑我打败了那个条顿人，向他报了仇，但达努霞不见了，至今还没回来，她依然离我十分遥远。”

“那些最强大的仇敌，像丹弗尔德、戈弗雷与罗特捷尔都死了，”公爵夫人答道，“据说尽管齐格弗里德也十分残酷，但比他们稍微公道些，你起码应该为此赞美上帝的仁慈。德·洛什先生说过，只要这个十字军骑士一死，他就会带走他的尸体，还会立刻去马尔堡向大团长要回达努霞。当然，他们不敢违背大团长之命。”

“愿上帝保佑德·洛什先生健康，”兹比什科说，“我要和他一块儿去马尔堡。”

这番话吓坏了公爵夫人，她感到兹比什科好像想手无寸铁地闯进那冬天狼群聚集的马佐夫舍丛林里一样。

“去干什么呢？”她喊道，“要找死吗？你去了那儿，无论是德·洛什，还是罗特捷尔在决斗前写的那封信，都无法帮助你。你无法救回其他人，反倒毁了自己。”

然而兹比什科站起身来，两手抱在胸前呈十字，说：“我愿意向上帝起誓，我必须去马尔堡，不怕漂洋过海。愿基督一定要帮助我找到她，就算我只剩一口气也不会停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和日耳曼人作战，和他们交战，总比那个无亲无故的孤儿在地牢里呻吟舒服得多。啊，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他说的这番话，和他平时提到达努霞时一样，如此激动、如此悲痛，令他忽然停住了，好像有人掐住他的咽喉一样。

公爵夫人知道确实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了，也知道要是有人想阻拦他，除非

给他戴上铁链投入地牢。

然而兹比什科不能立刻上路。那时骑士们尽管能自由行动，可他不能触犯骑士的一般习俗：获胜的一方要在决斗场上呆整整一天，一直呆到次日午夜，意思是说自己永远是这个决斗场的主人，而且表示，失败者的亲人或朋友要是想向他挑战，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接受。

就连整个军队都不会破坏这个习惯，致使经常失去在获胜后快速前进而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兹比什科并不打算破坏这个铁一般的法律，因此他吃了点儿东西以后，就再次把甲冑穿在身上，在城堡的广场上呆到深夜，在严冬阴沉的天空下等着那肯定不会来的敌人。

在午夜时分，当传令官最后吹响喇叭宣布他完全胜利时，德鲁古拉斯的米科拉依便来请他去用晚餐，并去和公爵商议一下。

第五章

商议时，公爵先说了下边这些话：

“可惜对这些坎托我们拿不出什么书面证据或者人证来控诉。尽管我们的怀疑也许没错，我也相信，除去他们，没有人会劫持尤兰德的女儿，可是这管什么用？他们不会承认此事。一旦大团长要证据，我拿什么给他？唉！连尤兰德的信都有利于他们。”

讲到这儿，他继续对兹比什科说：

“你说这封信是他们用要挟手段逼他写的。这倒有可能，并且确信无疑，由于假如真理在他们那边，那在你和罗特捷尔的决斗中，上帝就不可能帮你。但是，既然他们能逼出一封信，那么他们就能逼出第二封。可能他们手上还掌握着尤兰德给的证据，说他们并没劫持那位可怜的姑娘。要是这样，他们就会

把这个证据交给大团长，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为什么，仁慈的殿下，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由强盗手中夺走了达努霞，并且毫不否认她如今就在他们那里。”

“这我明白。可是，眼下他们说搞错了，还说抢的是别的姑娘，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连尤兰德本人都否认是她。”

“他之所以否认，是由于他们让他见的是另外一位姑娘，所以他生气了。”

“当然，但是他们会说，这只是我们的猜测罢了。”

“他们的谎话，”德鲁古拉斯的米科拉依说，“犹如一片松树林一样。从一边望去，看到一条小径，但你愈往里走，愈是茂密，使你走上岔道，彻底迷失方向。”

他又将这些话用日耳曼语给德·洛什先生翻译了一遍，德·洛什说：

“大团长本人比他们强点儿，他的兄弟还算可以，尽管是个硬打硬拼的人，但还算为骑士团的荣誉着想。”

“是的，”米科拉依对他的话表示赞成地说，“大团长还算仁慈。但是他不能控制神甫会及那些坎托，尽管他反对骑士团那种自私的行为，可是他能怎么办呢。去吧，去吧，德·洛什骑士，将这儿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他们见到外国人比见到我们更顾忌脸面，他们害怕人们在外国朝廷上提起他们的暴戾与背信弃义。如果大团长让您拿出证据，您就这么对他说：‘唯独上帝能辨别真理，世人应当寻觅真理，所以假如您想要证据，那就去找吧：去搜寻每一座城堡，审问城堡中的人，准许我们去寻找吧，要知道说什么强盗抢走了那个孤儿，那纯粹是愚昧的谎话。’”

“愚昧的谎话！”德·洛什重复道。

“由于强盗绝不敢侵犯公爵的朝廷，也不敢抢走尤兰德的女儿。即便他们劫持了她，也只是为赎金，他们会前来告诉我们，说她在他们那儿。”

“我一定会说这些话的，”洛塔林格的这位骑士说，“还得找到冯·伯格夫。我们是同胞，尽管我们互不相识，但据说他是捷尔德里公爵的亲戚。当时他在什奇特诺，应该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讲给大团长听。”

兹比什科也听明白了他说的几句话，不明白的地方由米科拉依给他解释。因此，他紧紧地拥抱住德·洛什先生，直到这位骑士呻吟起来。

公爵接着向兹比什科问道：

“那你必须去吗？”

“我一定要去，仁慈的殿下，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吗？我曾起誓要攻克什奇特诺来，即使用牙啃也要啃倒它的城墙，但没获得允许，我怎么能私自挑战呢？”

“如果谁私自挑战，他就会在刽子手的宝剑下后悔当时不应该那样做了。”公爵说。

“这当然是绝对的法律，”兹比什科答道，“唉！当初我就想向什奇特诺的每一个人挑战，可是有人说，尤兰德像杀牛一样杀戮他们，不知道谁还活着……可是我向上帝与圣十字架起誓，就算死我也不会抛弃尤兰德！”

“说得太好了，佩服佩服，”德鲁古拉斯的米科拉依说，“这说明你很有远见，没独自去什奇特诺，由于就算一个傻瓜也明白，他们绝不会把尤兰德及其女儿留在那儿，一定是将他们送到其它的城堡去了。因此上帝在这儿把罗特捷尔赐予你让你报仇。”

“是的！”公爵说，“我们已经从罗特捷尔嘴里听说了，这四个人当中只剩下齐格弗里德老头仍然活在世上，对于另外三个人，上帝已经借你和尤兰德的手给予了惩罚。而齐格弗里德比其他几个暴徒略强一点儿，不过可能是一个更加暴戾的强盗。糟糕的是，尤兰德与达努霞都受到他的控制，一定要马上救出他们。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把我写的这封信交给大团长。听着，牢牢记住我的话，你并非以一位使者的身份去的，而是代表我去的。我给大团长的信是这么写的：既然他们曾想伤害我，他们恩人的一个后代，那么抢走尤兰德女儿的肯定也是他们，尤其是由于他们恨尤兰德。所以我请大团长下令严密搜查，寻找这位姑娘，假如他希望和我友好相处，应当立刻将她交还给你。”

兹比什科听到这儿，便跪到公爵面前，一边搂住公爵的双膝，一边说：

“可是尤兰德怎么办，仁慈的殿下，尤兰德呢？请您也替他讲讲情吧！假如

他受的伤有生命危险，那起码也应该让他死在自己家，和他的孩子在一块儿。”

“我在信上也提过尤兰德，”公爵温和地说，“根据骑士荣誉的规矩，由他派两位法官，我也派两位来对这几个坎托和尤兰德的行为进行调查。他们可以自己选一个人来主持这个审判团，事情将由他们决定。”

商谈到此为止，兹比什科和公爵道别，由于他快要出发了。可是在他走之前，经验丰富而对十字军骑士团了如指掌的德鲁古拉斯的米科拉依将兹比什科拉到一边问：

“你想让那个波西米亚侍从陪你一同去日耳曼人那儿吗？”

“是的，他不能离开我。怎么了？”

“我为这个年轻人感到惋惜。他对你很有利，但要记住我的话：除非你在决斗中碰到一个比你厉害的人，不然你肯定能平平安安地由马尔堡回来，但他很难活着回来。”

“为什么？”

“因为那些狗法师曾经说过是他把德·富尔西刺死的。他们肯定把德·富尔西已故的消息禀报了大团长，他们一定会说是这个波西米亚人把他打死的。他们在马尔堡绝不会放过此事。等待他的将是审判与惩罚，你怎样向大团长证明他的清白呢？何况，他还折断了丹弗尔德的胳膊，但丹弗尔德是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的亲戚。我替他感到十分担忧，我再重复一遍，假如他和你一起去，只有死路一条。”

“他绝不能去自取灭亡，我要让他呆在斯比霍夫。”

可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出于某些缘故，波西米亚人没呆在斯比霍夫。兹比什科与德·洛什和他们的扈从在次日早上出发了。德·洛什在维什翁涅克神甫把他和乌里卡·冯·埃尔纳的婚约解除以后，开心地骑马离去，心里一直在想着德鲁古拉斯的雅金卡的芳容。所以沉默不语。兹比什科现在不能和他谈达努霞（由于他们相互不是太了解），就只和赫拉瓦聊天，直到此刻，赫拉瓦对这次想去条顿人地区的事还一无所知。

“我去马尔堡，”他说，“可是天晓得我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很快，就在